

<<包法利夫人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包法利夫人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5423849

10位ISBN编号：7535423841

出版时间：2002-10-01

出版时间：长江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(法国)古斯塔法·福楼拜

页数：335

译者：钱治安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包法利夫人>>

内容概要

小说《包法利夫人》是法国文学大师福楼拜（1821-1880）的代表作，初次发表于1856年。

爱玛是农庄主的女儿，在修道院受过教育，也偷偷看过不少浪漫小说。

她怀着对爱情的美妙憧憬结婚，成为包法利夫人。

嫁给乡镇医生夏尔·包法利以后，爱玛的幻想很快成为泡影，因为丈夫才不出众，思想平庸。

爱玛偶尔参加了一个贵族舞会，便对上流社会的奢华羡慕不已，强烈的反差使她觉得现实生活十分无聊。

夏尔为了满足爱玛，迁居永镇行医，与药剂师奥梅为邻。

爱玛在永镇遇到青年书记员莱昂，两人一见如故，情投意合。

莱昂为了摆脱精神苦闷，决定去巴黎深造。

百无聊赖的爱玛又认识了附近的农庄主鲁道夫。

在情场老手鲁道夫的勾引下，爱玛成了他的情妇，她向鲁道夫提出私奔国外，但鲁道夫由热而冷，最终弃她而去。

爱玛为此大病一场。

夏尔为了让爱玛散心，陪她进城看戏，偶遇爱玛一度心动的莱昂。

两人旧情复燃，爱玛每星期都要借故进城同莱昂幽会。

爱玛为偷情而挥霍家产，并常常向奸商勒赫赊帐举债，勒赫捏住爱玛的把柄，逼债未果，便通过法院张贴布告，宣布爱玛再不偿还，就要扣押其财产。

陷入困境的爱玛四处求助，包括两个情人，岂料他们无不推诿搪塞。

爱玛走投无路，吞服从药店弄到的砒霜，痛苦地离开了人世。

<<包法利夫人>>

书籍目录

序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

<<包法利夫人>>

章节摘录

有天夜里，约莫十一点钟，来了一匹马，在大门口停下，马蹄声吵醒了他们。

女佣人打开阁楼窗户，朝下面街上一个男的盘问了一阵。

那人是在来请医生的，随身带了一封信。

娜丝塔西打着寒噤，走下楼梯，开了锁，拨门问，一道又一道。

来人撂下马，跟着女佣人上楼，一下就进来了。

他从灰缨子毡帽里，取出一封旧布包着的信，小心翼翼地呈给夏尔。

夏尔用肘支在枕头上看信。

娜丝塔西在床头掌着灯。

太太怕难为情，转过身去，背对着来人。

那封信用一小块蓝色火漆封口，信上请求包法利先生，立刻赶到贝尔托农庄，去接一条断腿。

可是从托斯特到贝尔托，途经长镇和圣维克托，足有六法里路程。

夜色黑，太太担心丈夫路上有闪失。

这样，便决定让马夫先打前站。

夏尔过三小时，等月亮出来了再动身。

那边派个小厮到路口接他，好带他去农庄，开院门。

将近凌晨四点，夏尔穿好大衣，上路往贝尔托而去。

身上留着残睡的暖意，人还迷迷糊糊的，就这么信马由缰，步伐平稳，任其颠动。

马遇到田垄边荆棘围住的土坑，便自动停下，夏尔身子一晃，惊醒过来，顿时想起断腿的事，便开始搜索枯肠，回忆他所知道的各种骨折类型。

雨停了，晨曦初露，光秃秃的苹果树枝头，宿鸟栖息，一动不动，短短的羽毛在料峭的晨风中抖动。

平坦的原野，一望无际，座座农庄周围，一丛丛树木，渐次排开，在灰蒙蒙的大地上，形成紫黑的斑点。

极目之处，大地融入天空的灰暗色调。

夏尔不时睁开眼睛，结果，到底抗不过困倦，瞌睡又上来了，立刻昏昏糊糊，新近的感觉和往昔的记忆混在一起，恍惚中自己似乎变成了两个人，既是学生，又是丈夫，既像刚才躺在床上，又像从前穿越术后病房。

在他的意识里，药膏的热香和朝露的清香彼此交融；他听见病床铁环在帐杆上滑动，听见太太睡觉的气息……经过瓦松镇时，他瞥见一个男孩坐在沟边的草地上。

“您就是医生吗？”

孩子问道。

听了夏尔的回答，孩子提起木鞋，就在前面跑起来。

医生一路上听带路孩子介绍，才知道鲁奥先生算是当地殷实农家。

昨天他在邻居家过三王节，晚上回来摔断了腿。

老伴过世已经两年，身边只有一位千金，帮他料理家务。

车辙越来越深。

前面就是贝尔托了。

男孩钻进一个篱笆窟窿，不见了，然后出现在一个院子的角落，打开栅栏门。

马踏着湿漉漉的草地，悄没声息地走去，夏尔低头弯腰，从树枝底下经过。

看门狗在窝里汪汪乱叫，链子都扯直了。

跨进贝尔托院子时，马一受惊，来了个大闪避。

这是一座看上去不错的庄园。

马厩敞开，从门上望去，可以看见几排高大的耕马，安安静静地在新槽里吃草料。

肥料沿房子一溜儿排开，上面水汽缭绕。

母鸡和火鸡中间，还有五六只孔雀在居高临下地啄食，那是科州的珍禽。

羊舍长长的，谷仓高高的，周边光滑，就像人手一样。

<<包法利夫人>>

车棚里放着两辆大车和四把耕犁，还有马鞭、轭圈和成套马具一应俱全；马具的蓝色羊毛上，沾了些谷仓顶上落下的浮尘。

院子的地势越往里越高，间隔均匀地种着树木；池塘旁边，回荡着鹅群的欢叫。

一个年轻女子，身穿三道镶边的美丽奴毛料蓝色长裙，到门口迎接包法利先生，把他领到厨房。

厨房里生着旺火，炉子四周大小不等的闷罐里，煮着下人的早饭。

灶头烘着几件湿衣。

火铲、火钳和风嘴都大得出奇，明晃晃的，像抛光的钢件一般锃亮。

沿墙一字儿排开整套炊具，大大小小，映着通红的炉火和窗户透进的曙光。

夏尔上二楼去看病人，只见他在床上，汗淋淋地躺在被子里，睡帽扔得老远。

他是个矮胖老头儿，五十岁光景，白皮肤，蓝眼睛，秃脑门，戴耳环。

床头一把椅子，上面放着一大瓶烧酒，不时喝一口，给自己打气。

可是，一见到医生，打足的气又泄了下去。

他骂骂咧咧，闹了一夜，现在却有气无力地呻吟起来。

骨折伤势简单，没有任何并发症。

夏尔没想到，会这么容易处理。

他记起当年老师们在病床边的态度，便拿种种好话宽慰病人。

外科医生的抚慰，就像抹手术油的油一样。

为了做夹板，下人到车棚里抱来一捆板条，夏尔挑了一根，截成几段，用碎玻璃片刮光。

同时女佣人撕开床单作绷带，爱玛小姐则设法缝几个小垫子。

父亲嫌她找针线匣找久了，一不耐烦发了脾气，她并不做声；缝的时候，不时扎破手指，便放到嘴里吮吮了事。

夏尔觉得惊讶，爱玛的指甲竟是那样雪白晶莹，指尖纤细，修剪成杏仁状，比迪耶普的象牙还要洁净。

可是，她的手并不美，恐怕也不算白，指节略显干瘦，而且太长，线条欠柔，不够丰腴。

她美在眼睛；眸子本是褐色，经睫毛衬托，却显得乌黑，向你望过来，毫无顾忌，有一种天真无邪的神情。

包扎完毕，鲁奥先生请医生吃点东西再走。

夏尔下楼来到厅房。

两副刀叉，还有几个银杯，摆在一张小桌上。

桌子设在一张华盖大床的旁边。

床上挂着印花布床幔，上面绘有土耳其人物。

屋里闻到鸢尾的清香，以及返潮被服的气味，那是从面窗的橡木立柜里散发出来的。

墙角地上，直挺挺地排着几袋小麦。

那是谷仓装剩下的。

谷仓就在附近，仓口有三级石阶。

厅房的墙上渗出墙硝，绿色涂料斑斑驳驳；作为装饰，墙壁正中钉子上，挂着一幅炭笔肖像，画的是密涅瓦女神，镶在镀金框子里，下面用哥特字体写着：“献给我亲爱的爸爸。”

话题先是病人，后来扯到天气，扯到严寒，扯到夜里在田野奔跑的狼群。

鲁奥小姐在乡间并不开心，尤其是眼下，农庄操持几乎全靠她一人。

屋里冷飕飕的，她边吃边打哆嗦。

这便稍稍露出她那丰腴的嘴唇；平时不说话时，她有抿起嘴唇的习惯。

白色翻领里，露出她的脖颈。

中间分开的黑发，梳得就像两个整块，非常光洁，脑袋正中一条细细的头路，顺着脑袋的弧线，缓缓沉没下去，两边的头发几乎盖住了耳根，拢到后脑勺缩成很大一个发髻，两鬓上方的头发像波浪一样拳曲。

这样的发式，乡村医生有生以来，还是头一回见到。

她的面颊红扑扑的。

<<包法利夫人>>

上衣的两颗纽扣之间，像男人一样，挂着一副玳瑁单片眼镜。

夏尔上楼，向鲁奥老爹告辞，临行又回到厅房，看见小姐伫立窗前，额头贴着玻璃窗，望着园子里被风刮倒的豆架。

她转过身来。

“您找什么东西吗？”

“她问。”

“对不起，找我的马鞭，”夏尔答道。

他开始在床上、门后和椅子下面寻找。

马鞭掉在麦袋和墙壁之间的地上，爱玛小姐瞥见了，便朝麦袋俯下身去。

夏尔殷勤地赶上前，也伸出胳膊，就在两人同时伸手的当口，他觉着自己的前胸，略微碰到了俯在下方的姑娘的后背。

爱玛直起腰，涨红了脸，侧身看他一眼，递过牛筋鞭子。

夏尔原说好三天后再来贝尔托，结果第二天就来了。

此后每星期来两趟，雷打不动，还不算有时候偶尔造访，仿佛他记错了似的。

其实，一切顺利。

鲁奥老爹的伤势，按部就班地好起来。

四十六天之后，他已经在偏院独自练习走路了。

人们开始对包法利先生刮目相看。

鲁奥老爹说，即便是伊沃托的、甚至鲁昂的一流名医，也不见得治得这么好。

夏尔压根没去考虑，自己为什么兴致勃勃地去贝尔托。

即便想到这上头，也多半会把自己这份热心，归因于病人伤势严重，说不定还是冲着有利可图。

平日工作平淡无奇，难道真的就是为了这些，他才把前往农庄，当成迷人的散心？

去的日子，他总是早早起床，跨上坐骑，快马加鞭；到了农庄门前，滚身下马，在草地上擦净鞋子，戴上黑手套，才往里进。

每当到了那个院子，感到栅栏门被自己的肩膀顶开，看见公鸡在墙头打鸣，伙计们出来迎他，他就欣喜不已。

他喜欢那里的谷仓和马厩，喜欢鲁奥老爹拍着他的手，管他叫救命恩人，喜欢爱玛小姐的小巧木靴，踩在厨房洗净的石板地上，在他面前走动。

木靴的高跟把她托高了一些，她一走动，鞋底便飞快掀起，擦到皮质靴帮，嘎嘎直响。

每次送他，她总送到第一级台阶。

马还没牵来，她就站在那、里。

再见已经说过，彼此不再言语。

清风裹住她，吹乱颈后初生的细发，或者拂动腰下的围裙带子，小旗般舒卷飞舞。

有一次，时逢化冻，院子里树木的皮往外渗水，屋顶的积雪在融化。

她站在门口，转去找来小阳伞，撑开来。

阳伞是波纹绸做的，晃动的滤光衬托出她白皙的脸蛋。

天气暖洋洋的，她在伞底下微笑；雪水一滴又一滴，敲打着绷紧的波纹绸，嘭嘭有声。

夏尔头几次去贝尔托，夫人免不了问问病人的情况，甚至特地为鲁奥先生，在她的复式账簿里，选留了很好的一个空页。

等她得知鲁奥先生有个女儿，便多方打听，了解到鲁奥小姐是在圣乌尔苏拉会修道院上的学，据说受过良好教育，自然懂得跳舞、地理、画画、刺绣，还能弹钢琴。

这还了得！

“怪不得每次去见她，”她暗自思忖，“他总是春风满面，总要穿新坎肩，也不怕雨淋坏了！”

啊！

这个女人！

这个女人！

……” 她本能地不喜欢鲁奥小姐。

<<包法利夫人>>

起先，她含沙射影地出出气，夏尔听不出来；接着故意找碴儿数落他，夏尔怕吵闹，权当没听见；最后她冷不丁骂起来，夏尔无言以对。

凭什么还往贝尔托跑？

鲁奥先生不是好了吗，何况人家连诊费都没付呢。

噢！

原来那里有个人儿，有个能说会道、还会刺绣的人，有个女才子。

人家爱的就是这个，要的就是城里小姐哟！

她接着又往下说：“鲁奥老头的女儿，一位城里小姐！

得了吧！

他们家爷爷是放羊的，他们家有个亲戚跟人吵架，出手太狠，差点吃了官司！

她用不着那么神气，用不着星期天穿件绸裙去教堂，以为就是女伯爵啦！

再说，那个霉老头，去年要不是靠了油菜，只怕是连债都还不清呢！

”夏尔嫌烦，就不去贝尔托了。

埃洛伊兹爱情大发作，哭了吻，吻了哭，要他把手放在弥撒书上发誓，说以后再不去了。

他听从了。

表面上俯首帖耳，内心欲望却要造反。

他只好自欺欺人，天真地想，你这道禁令，管得住我去见她，却管不住我去爱她。

而且，这寡妇瘦骨嶙峋，牙齿老长，一年四季裹条黑色小披巾，尖角垂在肩胛之间，一把骨头，套上裙袍，就像长剑人鞘；裙袍又太短，露出脚踝和交叉系在灰色袜子上的大皮鞋鞋带。

夏尔的母亲不时来看他们。

可是婆婆没住上几天，就仿佛在儿媳的影响下，也变得刻薄起来。

于是婆媳俩就像两把刀，你一言，我一语，朝他切过来，划过去。

他不该吃得那么多！

干吗随便来个人，都要拿酒招待？

死不肯穿法兰绒，真顽固！

开春时节出了件事，安古镇的一个公证人，也就是迪比克遗孀的财产保管人，搭了顺水船，将事务部的全部钱款席卷而逃。

不错，除去六千法郎的船股之外，埃洛伊兹还有在圣弗朗索瓦街的那所房子。

可是，这份当初吹得天花乱坠的房产，除了那点家具，几件旧衣服，再没别的在新家露过面。

话要说个明白。

.....

<<包法利夫人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